

## 一杯开水里的温情

◎耿艳菊(北京大兴)

福祥路是小城里干净又人情浓厚的一条街。

街道两旁种着很稠密的槐花树,枝叶茂盛,浓浓的树荫,清风徐徐,凉爽怡人,夏日里消暑乘凉,是不错的选择。

春天,槐花盛开,一条街成了花海,美不胜收,不必远游,只搬一马扎,悠悠闲坐,便可欣赏花之大美。

秋天,天高云淡,温度适宜,风吹树叶,也催树叶,而叶子却淡定宁静,慢悠悠地由绿而黛而黄,在秋风里翩跹舞蹈,然后悠然退出舞台。

冬天也好,这条街向阳,天好的时候,明亮温暖的阳光就是生活的主题,在这里晒晒暖阳,万象俱静,心思也简静。

一年四季,福祥路都有可说道的风景,正如它的名字一样,俗气也喜气,带给人幸福和祥和的心境。附近的居民喜欢来这里遛弯闲坐,路过的车辆到这里也会不自觉地放慢速度,这里热闹而不喧嚣,宁静而不寂

静。

这正合了杨老师的气质和心意。他是附近中学的退休老教师,每天都会带上本书来这里坐会儿,看看风景,看看书,悠哉乐哉。有时候,也和熟悉的邻居或朋友闲闲地聊聊生活。

这里除了风景好,还有一个顶重要的因素,那就是干净整洁。美好干净的环境离不开环卫工人的勤劳。柳师傅是负责福祥路的环卫工,黑黑瘦瘦,勤快幽默,做事踏实细致。一屋不扫,何以扫天下。柳师傅认为这份工作很有意义,他带着一身责任和使命感,从不妄自菲薄,工作起来的比扫自己家院子还认真卖力。同时,他还认为自己很幸运,50岁下岗后还能找到一份工作,一定要尽力完成得尽善尽美。

杨老师认识柳师傅的时候还没退休,却是他人生中灰败的一段日子。他一腔热情,对校长一职势在必得,可后来却失之交臂。心中烦闷的时候,他就出去走走,走着走着就来到了福祥路。

中午的阳光浓烈,  
一名头戴草帽的环  
卫工

人却顶着烈日在清除花坛里的杂草,那细致认真的样子引起了杨老师的注意。杨老师见他不停地抬手擦汗,就忍不住多说了句,让他到树荫下歇一会儿。这环卫工却嘿嘿一笑:那不行,我得把杂草清除了,否则影响月季开花,月季开花迟了,影响大家赏花的心情,这可是我的失职了。

这名环卫工就是柳师傅。他的一番话乍一听有些逗乐,可细想下又句句在理。杨老师内心顿时起了一丝敬意。

炎热的天气让人口干舌燥。柳师傅蹲在花坛里忙半天了,却没见他喝口水。杨老师后来发现柳师傅根本没带水,就跑到店里买了一瓶矿泉水,送给他喝。柳师傅起初执拗地推辞着,见杨老师诚心诚意,也就接受了这番好意。

两人自此便认识了。杨老师再来这条

街上的时候,柳师傅好远都会热情地迎上来,打招呼问好,让杨老师觉得分外亲切。柳师傅没有带水的习惯,大热天,不喝水怎么行,杨老师总是会细心地买上一瓶矿泉水送给柳师傅。几次后,柳师傅总说不渴不渴,还回馈给杨老师一包粉条,是他老家的特产。

这之后,杨老师想了个办法,他每次出门时,都会带上一杯温开水送给柳师傅,自家热水瓶里的开水,不值一提。然而,这比矿泉水更让柳师傅感动,硬是把杨老师当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

认识柳师傅的时间长了,杨老师越觉得柳师傅不简单,文化不高,但做人做事的气度却高。他发现了自己的局限,看到了柳师傅的乐观豁达,渐渐地走出了那段黯淡的心境。

## 那种温暖

◎丁盈洁(河南平顶山)

下午四五点的时候,坐在中班的门口,看孩子们,也看淅淅沥沥下着的秋雨。

中午在我帐子里睡的那个叫万奕菲的大眼睛小女孩站在小班门口,冲着我笑。

中班的一个小男孩偎到我面前,突然伸出双手,分分钟把我的脖子和头绕在了他的双臂之中。

那一刻,心仿佛被春风吹过,满屏绿。孩子的头抵着我的头,说:老师,我可喜欢你。眼眶潮潮,满脸是笑,把孩子拥入怀中:乖,老师也喜欢你啊!

小男孩指着我的牛仔裤膝盖上两个刻意的破洞,说:老师,你裤子都烂了!我长大了给你买裤子穿!

他旁边的小堂姐说:老师!我长大了,给你买裙子穿!哦,买什么颜色的?

红的,老师!  
这个世界上的好多温暖,像极了风,温柔柔地来,轻悄悄地去,倏忽之间又沁人心脾。

这个下午,秋雨中,我被这个叫郭子厚的小男孩和他的小堂姐,暖得泪流成河。

## 少算一样

◎刘卫(湖北武汉)

国庆节前,楼下的菜场整修后重新开业,左门第一个摊位由韩胖子接手了,他打出了“宁可虐己千百回,不让顾客吃点亏”的促销口号。

这口号颇具诱惑性。当天一早,潘大妈和龙大姐俩菜友就被吸引过来。再看韩胖子的摊位,较以前有天壤之别:蔬菜码放有看相,红绿相间品种强。像时下较为少见的秋葵、广东菜心、红薯尖等,应有尽有。韩胖子一脸福相,大智若愚。虽然就他一个人打理,但抛空菜筐,过秤,算账,动作连贯,是个相当灵巧的胖子。俩大姐对新摊的一切很认同。

简单寒暄后,俩大姐进入实战,样样鲜菜爱不释手。韩胖子见状,立即把空塑料筐甩过来。左边,潘大妈在精挑细

选,莴苣来一根,洋葱两只,空心菜一小把……不大一会儿,筐子装得满满的。右边,龙大姐更不含糊,也把空筐堆起了尖。虽然价格与别的摊位趋同,但满购三十元或以上,潘胖子承诺,另送几瓣蒜,或一把葱,或五只小红椒呢!任君自取。

韩胖子笑呵呵地接过筐,客气地说,两位稍等。潘大妈盯着他一样样地往秤盘上放,分别报出价钱,她心里也在逐项统计着。可正准备拿最后两根胡萝卜过秤时,又有新顾客急吼吼地问秋葵的价,说要称四斤。韩胖子忙着招呼“大客户”。打发走了后,他的记忆好像瞬间被石化,径直把没称的胡萝卜装进袋,一共要付三十八块五。潘大妈顿时一惊:这不少算了一样吗?转念间,她

镇定下来,随之装马虎。在给龙大姐过秤算总价时,韩胖子刚好接了个电话,也“恰巧”少算一颗小包菜。龙大姐跟着装样,敏捷地将相关赠品装进大袋子,亲热地挽起潘大妈,立马闪人。

出了菜场,两人心里一阵窃喜,击掌相庆。一样地买菜,当天等于占了双重便宜嘛!也许,韩胖子一时掉以轻心,脑壳进水;要不,他是为笼络顾客,故意放水?

从那以后,俩大姐成了韩胖子摊位的忠实顾客,几乎每次都少算一样菜。潘大妈现身说法,悄悄地拉来更多的铁杆菜友。龙大姐不甘示弱,动员街坊只光顾韩胖子的摊位。每天,那儿的顾客络绎不绝,竟悄无声息地把临近摊位挤垮了。韩胖子把以前在其他地方卖菜

的老婆叫过来,夫唱妇随,配合默契,最终做成了整个菜场的老大。

那天,菜友团聚首聊天。潘大妈和龙大姐始终不解:韩胖子好像没那么糊涂呀?为了不引起别的摊主怨愤,明面上标价一样,但暗中使了这一绝招。只有顾客心如明镜,还不舍得点破。长期这么间接“让利”,韩胖子不是真的“虐己千百回”吗?

一个更精明的老嫂子不停地摇脑袋,笑骂道:“这个死胖子,亏啥呀?每次见你买得多,才有意少算两根小胡萝卜,或一小半把空心菜,仅此而已。每单顶多‘亏’一两元。这样搞,资金周转快,菜的损耗率也低。总体上看,他还是大赚特赚哟!”

